



意义的追寻

与

李会钦 著

重建

新华出版社



意义的追寻

与

李会钦 著

重建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义的追寻与重建 / 李会钦 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011-8099-8

I. 意… II. 李… III. 人生哲学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4295 号

意义的追寻与重建

作 者: 李会钦

责任编辑: 韩 刚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洛阳市天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099-8

定 价: 20.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79) 62850869

目 录

第一篇 意义世界的追寻	(1)
第一章 意义的世界与世界的意义	(2)
一 “意义”及其特征	(2)
二 世界的意义与意义的世界	(6)
三 人生及其意义	(8)
四 意义世界的追寻	(13)
第二章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17)
一 关于传统文化	(17)
二 关于文化传统	(22)
第三章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历史流变	(25)
一 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形成	(25)
二 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发展	(48)
第二篇 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髓	(75)
第一章 黜神立人	(76)
一 人神关系简论	(76)
二 立人极	(80)
三 强调人的主体作用	(82)
四 为人的自由而努力	(85)
第二章 乐生正命	(90)

一	生命意识从初步觉醒到成熟	(91)
二	对生与死的体认	(96)
三	超越生死——对生命意义的体认	(103)
第三章	孝亲敬老	(112)
一	孝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本质特征	(112)
二	孝亲敬老的人文、社会意义	(115)
三	孝亲敬老的基本规范	(122)
四	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30)
第四章	修身乐道	(133)
一	修身养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华章	(133)
二	安身乐道是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147)
第五章	尚中贵和	(152)
一	中庸之道:德之至也	(152)
二	“和合”之德:生之源也	(160)
第六章	厚德载物	(167)
一	注重道德	(169)
二	宽厚待物	(176)
第七章	自强不息	(185)
一	自强不息的基本含义	(185)
二	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	(188)
三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主要表现	(189)
四	中华民族素有自立自强的光荣传统	(195)
第八章	忧乐天下	(200)
一	忧患意识的萌生	(201)

二 儒家忧患意识的基本内涵	(204)
三 儒家忧患意识的历史发展	(206)
四 儒家忧患意识的基本特征	(213)
 第三篇 意义世界的重建与展望	(216)
第一章 文明进步背后的意义失落	(217)
一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深重危机	(218)
二 中国市场化改革给人的精神领域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225)
第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精神建构	(229)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建构的价值向度	(229)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建构的现实途径	(233)
第三章 现代化与中国人文展望	(238)
一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238)
二 现代化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可能之贡献	(240)
三 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生命互契	(244)
 主要参考文献	(248)

第一篇 意义世界的追寻

世界孕育了万物，万物滋养着人类，正因为有了人类，世界才获得了意义。人不仅是一种有理性、有智慧的存在物，并且也是不断探求寻找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物。人决不会仅仅满足于存在世界的自在性，而是总要力图赋予一切进入人类视阈的对象以意义性、价值性。意义的世界与世界的意义总是互动和互依的。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思想财富。

我们的先民在为着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殚精竭虑的同时，也在对人自身进行着深深的思考，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些文化成果在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在慰藉着我们先民的心灵。

许多思想成果虽经岁月的洗礼，至今仍在熠熠生辉，构成时代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中华民族要在未来的岁月中走向世界、走向新的辉煌，就必须回眸先民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只有立足现世、回眸历史、放眼未来，才能真正构筑起用以慰藉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第一章 意义的世界与世界的意义

自告别鸿蒙时代,人类便开始了与自然世界的交流与互动。在与自然世界的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人类不但赋予了自然世界以人文意义:在人类诗意般的理性与智慧之光的普照下,经过人类的辛勤与劳作,逐步使之转变成为具有文化意蕴的世界;而且,也逐步发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并在不断确证着人类自身的生命意义、生存价值,以及其在宇宙中地位与责任。

— “意义”及其特征

“意义”,在人生哲学当中是一个关系的范畴。这里的“关系”具有鲜明的多元性特征,其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是其基本关系。在这诸种关系中,所谓“意义”,实质上是指彼此依存、相互影响的性质及其程度。

我们知道,人和自然之间,是互为前提、彼此相依的。在人类社会早期,自然之于人类,就不那么美丽可爱。山山水水、林木草原、飞鸟走兽、风霜雨雪、电闪雷鸣等等,皆可能给我们的祖先带来生存的威胁,成为先民畏惧、甚至憎恶的对象,就更谈不上什么开发利用、造福于人类了。也正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原来的混沌世界、异己力量才逐步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据,甚或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从而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意义”。从人类起源的角度看,人源于大自然,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依赖自然而生存。这就是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亦即自然对于人的价值

属性。自然同样是离不开人的,有了且只有当有了人类的关注、需求、交往、爱护,自然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价值属性。这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意义”。

人对自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人类所特有的理性认知和在理性认知支配下的经过审慎选择的行为,即人认识自然本质、遵循自然规律、体恤自然世界、关爱自然环境,从而在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不断提升自然的意义:资源学意义、环境学意义、审美学意义
.....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为依存、互为前提,亦即互为意义,更是一个为常人所熟知的、不言而喻的命题。也正是有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个体的人,才逐步摆脱了“自然人”的羁绊,走上了“社会人”的坦途。从本质上说,作为个体的人的成长过程,也就是逐步向他人、向社会学习的过程,就是“自然性”逐步减损、社会性逐步增益的过程。在这个有所减损、有所增益的过程中,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属于社会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具有自觉性、具有认知能力和践履认知成果的能力。这种自觉性的高低、认知能力的大小,以及对认知成果践履的程度,就成为我们判断“人”(这里的“人”既是指其“类”,又不排除其个体)的意义大小的重要参照和价值标准了。

由上可知,“意义”应该具备以下的特征:

首先,“意义”是以人为“轴心”的“意义”。因为在茫茫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唯人有理性认知能力。无论是“意义”的创造,还是“意义”的阐释、“意义”的评价乃至“消费”,非人不可。离开了人、人类社会,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可谈。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客观存在着的大自然是优是劣、是好是坏,判断的标准只能是来自于人、或人类,就是客观自然能不能和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其他。无论是人对于自然、对于社会、抑或是对于他人,不能只是看个人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

(当然,这肯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更要看这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因此,当我们讨论“意义”的时候,是绝不能离开人来加以讨论的。

其次,“意义”之所指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这里的“具象”,是说“意义”不能离开实在、具体的、客观的人去讨论。因为无论人对社会、对自然的意义,还是社会、自然对人的意义,都不能够永远只停留在“想象”当中,永远都“不可言说”,而必须是具体的、可感的,能够为人们所述说的。否则,意义将失去其魅力,而为人所不齿,就像非宗教信徒不相信上帝一样。但同时,“意义”又应当是高于现实、摆脱了低俗和荒谬、消弭了欺诈和阴谋的、远离了践踏与报复、能够满足人们最美好愿望的。可以说就是一种境界,高尚的精神境界,即意境,它具有无限性的旨趣。

第三,“意义”所表达的是人超越于物性、实现其人性升华的需要。也就是说,“意义”是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理性诉求,而不是人的自然生存需求,也不是基于自然欲求之上的任何具体特定的目的。由于这一目的不再是受制于欲望驱使的外在目的,因而它呈现为黑格尔所说的不断从对象化回返与充实主体自身的内在的目的。它不再是由此离去、直线外求,不再回返自我的“恶的无限”,而是外化与内化统一、圆形的“真正的无限”。“真正的无限”或“内在目的”也就是终极目的。目的与价值的终极性,并非指含义层面功利目的和实用价值的量的无穷扩大,而是人性的质的规定。意义对既定现状的超越之属性与意义对未来的憧憬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意义往往是有待于实现的前景。因此,可能性是意义的本质性特征。也正是这种“可能性”,才突出了人改变现状的必要性与责任。意义的可能性极大地激发与召唤着人来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从而,期待或憧憬意义不仅意味着超越人类自我中心的主宰论,而且意味着摆脱不道德(不负责任)的宿命论。

人性本质上是一种劳动状态。这一状态因技术而使人进入了

远较其他自然物更为广阔的关系之中,但因此而统治万物却并非人性,那只是动物性量的放大。人性的特质不在于人所能掌握的因果关系以及改变业已存在着的因果关系的力量,而在于人利用这一力量协调、组织、照护万物,使自己成为自然界唯一能够超越自我的生存者。人的认知能力和活动能力总是有着局限性的,不可能完全实现最充分的自由,永远都只能是向着“最充分”的方向努力和前进。但即使是在最困难、甚至被囚禁或被病魔剥夺至无所作为的绝境,只要当事人能自觉反思处境,并主动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即使仅仅将之纳入某一意义系统、摆脱了局限性的忧惧不安心态而泰然处之,那也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意义(比如囚徒的弃恶向善,如重病患者积极配合医生、抗争病魔)。在这种“无所作为”的表面背后,人体已在一个更大的意义系统中自觉到了自己的位置而超越了绝境。这也就是“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可与“民胞物与”居于同一意义层面的缘由。

第四,意义与人的“自我意识”密切相关,是对终极价值目的的追问。由于意义层面的“自我”是向人性升华的自我,而人性又是对物种自我中心态的超越,因而,意义所激起的自我意识,一方面拒斥无意识操作的浑噩状态而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意向——如上所言,意义总是对“我”而言的;但另一方面,意义层面的自我意识恰恰又是与自我中心及人类中心相反的自我超越意识:有了意义,意味着自我在一个更广阔的思维与价值体系中安顿了自我的位置、寻到了安身立命的根基。

意义的上述诸特性与单纯以客体为对象的科学知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获得了“人学”的性质。诚如康德所说:“只有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者来说,人才能是世界的最后目的。”^①也只有以人

^①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10页

为本位来思考和认识客观世界,把对人的“终极关怀”作为一切学术活动和劳动实践的最高目标时,才能真正认识到客观世界的真正意义,才能真正揭示出科学成就的真正意义。人们现在所普遍关心的生态伦理建构、社会伦理建构、生活伦理建构,它的目标正是“意义”。

二 世界的意义与意义的世界

这里的“世界”,是指被深深打上人类活动印迹的、亦即人化了的世界。人类的需求林林总总,各式各样。也正是人类的各种需求才驱使人们,不断地总结经验、调动智慧,对需求对象加以认识。这一认识过程就是科学和技术孕育和产生的过程。科学和技术不断地作用于客观对象,于是才生成了所谓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还是人类智慧和文化的来源,同时还是人类的审美对象。换句话说,就是离开人类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人类通过各种方式的劳动,从“世界”那里获得自己所有的需要。但是,人类的“需要”往往是有其片面性的,为了“谋生”人类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不仅可能忽视“世界”的生死痛痒,可能忽视人类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其极端时甚至可能残害人性、可能对自然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

然而,如果仅仅由本能性动机和片面的功利性规律所支配,世界就退化为单一生存形态的动物世界而失掉了人类性。人类世界质别于自然界的事实表明,作为世界本体的人除谋生性外还有自我超越的一面:单一的需要趋向全面的需要,片面的规律性认识趋向体现人类自由的理想化劳动——“美的规律”的劳动。也就是说,既成的世界意味着一个更加广大而人道的未来世界,这就是世界的意义。

意义是超越了直接功利手段的终极目的性的评价。意义不是科学规律。科学规律力求客观描述世界“是”什么,并且这个描述是具体且又充满局限性的。意义通过超越经验、时空、种族而跃升至人类的整体性“世界”,但作为“意义”的“世界”并非实在;作为联结主、客体的纽带,意义所反映的是“应当”。

意义超前于世界的性质使它成为世界自我批判或曰自我超越的动力。从价值论角度看,“意义世界”既能有效避免功利性动机的狭隘和偏私,又能扩大其“公益性”范围,提升自然界的人类性价值;从认识论角度看,既能避免“短视”和“固执”,又能有效引导局部规律的系统化。因此,探寻世界的“意义”,从本质上来讲,也就是对“意义世界”的不懈努力。

意义对世界不同角度的介入结晶为不同形态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就是文化,文化可以分两类:一是物质文化。它是从意义角度阐释物质世界的产物:功利操作性的世界之物,只有经过其后的意义阐释才被归入文化。二是拟物质化或物态化的文化,它是人类发展到意义自觉阶段后感受体验意义的符号世界。其中又有不同形态:(1)宗教的“天国”,(2)艺术,(3)哲学的本体,(4)社会学的乌邦托,(5)哲学兼社会学的,如中国古代士所承担的高于君邦之上的“天下”、“社会”或“道”等等。

“世界有了意义”,这意味着人类活动有了质别于动物性的目的和方向、价值和希望……它包含了人类自我意识最根本的内容。但世界同样具有无意义的方面。意义不是世界自我的派生物:操作自身无法引出意义(如排斥意义作用的“唯我是用”、“唯我独尊”等等)。意义须经有意识地对世界阐释才会呈现。历史表明,意义及其世界是需要守护的。所谓阐释与守护世界的意义,就是引导人们扬弃自然性、本能性、直接性和盲动性,从而走向社会性、道德性和永恒性,这正是人文精神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意义的追寻,正是从历史的、文化的“实在”中去回眸、去寻觅“人的世界”。

三 人生及其意义

所谓人生,就是个体人生命的自然历程。当然,这个“自然历程”绝不是纯自然状态下的“历程”,而是被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烙印的“自然历程”,否则将无法将其与动物区别开来。

在人生哲学的范畴里,意义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且又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说某种事物或现象具有意义,就是该事物或现象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成为人们的兴趣、目的所追求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意义是人们经常会碰到的问题,如做事说话经常要考虑“值不值得”、“有没有益处”、“美不美”,这里的“值”、“益”、“美”就是一种意义判断。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与意义判断密切相关:人们总是要从事交往、学习、工作、娱乐、休闲等各种活动的,当我们对活动过程中所得到的某种结论进行评价时,头脑中就包含着关于这些活动的功用乃至善恶、美丑的某种价值判断,这便是“意义”。

人生意义问题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在不断研究、探索和为之而追求的大问题。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抗中世纪宗教神学对人之尊严的蔑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对人的奴役,而大造舆论,对前人关于人生意义方面的成果加以继承和总结,并进一步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人文主义的出现是欧洲最早的资产阶级思潮,它与封建神学相对立,在内容上它以“人”为中心,并且把人和人的价值提高到首要的地位。在以后的几百年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受阶级的局限,又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人生意义尚不能给予科学的阐释。

一方面,资产阶级理论家总是宣传抽象的人生目的论,并把人生的根本意义说成是无止境地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和各种欲望的满足;把权力大小、财富多寡,看成是衡量人生意义的最终标准。他们对人生伦理道德、人生目的等等采取非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态度。例如,实证主义者穆勒在伦理观上主张的功利主义,认为精神的快乐是高级的善,肉体的快乐是低级的善,两者相比,前者归于后者。穆勒说的高级的善就是追求“权力”、“荣誉”和“社会地位”,并认为金钱是获得高级善的必要手段。要得到“高级的善”,就得追求权利、金钱、荣誉。不择手段地挣钱、争权都是好的,都是幸福、都是善。又如,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在他看来,权力意志是人们的本质、是世界的本源和动力。追求权力,就是对他物的掠夺、侵占、奴役、强制吞并,践踏异己和弱者。叔本华主张唯意志论和反理性论,这就必然导致悲观主义的人生目的论。他认为生存意志就是永无止境的痛苦,求生存的本质是盲目的冲动,盲目冲动只能是欲求和挣扎。欲望本质就是痛苦。一种欲望满足了,又来了新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人生永远是痛苦的。

另一方面,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认识自然和开发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在不断提高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把自然看做是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为了占有更多的自然资源,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干出不齿于人类的罪恶勾当;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庇护下,为了攫取更大的资本利润,不惜将人变成会说话的“机器”;在“提高防御能力”的号召下,将整个人类无情地推向了“核武器”的冬天……在这种背景下,世界与意义完全脱节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种悲哀。金钱、地位和利润成了人们竞相追逐的“尤物”,人的自由、幸福和尊严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以上种种,都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各种关系的反映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这些情况充分表明,没有社会制度

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的最高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冷静反思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特别要警惕科学技术被异化现象的发生;要审慎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要高度关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目的,要始终坚持把“人”作为一切实践的目的和归宿,真正构筑起天人和諧、人人和諧、身心和諧的理想之国。

在中国,对人生意义的探讨,也是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的老子就把人作为宇宙的四“大”之一。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①他充分肯定人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来论证人生的价值意义。孔子认为人有独立的意志,把人和鸟兽区分开来,肯定并重视人的价值。在他提出的“贵仁”、“泛爱众”、“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点中,都包含着对人生意义的高度重视。

战国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进一步通过人与万物的比较,来说明人的价值。他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②他所说的“义”,即伦理道德。因为人是有理性的,能够自觉运用“义”来提升自己、约束自己,所以是天下最珍贵,即最有价值的。宋代的朱熹也提出了“人为万物之灵”的观点。清代思想家戴震总结了前人的思想,明确提出了“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人在天地万物间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同时,古代人还以人的生死论人生意义,这也是古代思想家们关于人生意义探索的一个重要贡献。古人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③一个人死后,他的品德,功业和言论尚流传千世,这样就做到了“不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有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孕育和成长

① 《老子·二十五章》

② 《荀子·王制》

③ 《左传·襄二十四年》

不是为了死亡,但无论其是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其是贤达还是平庸,尽管会有夭寿之分,都无可选择地面临着死亡。为人间正义而死,体现的是人所特有的理性和智慧,就是死得其所。可见,古人说的不朽,既不是长生不老,也不是灵魂不灭,而是指对生命所作出的别样疏释,对人生原则的无上敬畏。人生的意义不仅不会因生命的终结而终结,反而会因自觉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人的尊严和价值,使有限的生命无可辩驳地获得了永恒。

中国近代参加“戊戌变法”而被杀害的谭嗣同,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在临刑前疾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中华不灭!神州不灭!”这铮铮作响、掷地有声的语言,闪烁着个体人生以大义为重、慷慨赴死的英勇气概,彰显着人之为人的崇高理性和个体生命的至上尊严。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崛起,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壮美的人生凯歌,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之要义。

总之,人生意义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普遍关心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人生意义这一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人生意义的真谛何在?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才能对人生意义给予科学的规定。

人和动物的不同之一,就在于人有自我意识,是处于一定社会之中,能自觉地、能动地、创造性地劳动,既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着人的自身,并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自我的需要,把自己的需要反映到意识中,形成主观的情欲、目的和动机。因此,人在自然界中是具有最高价值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人生意义”来源于“价值”这一哲学范畴,同时它又是一个有